



柳文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爲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某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

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爲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陋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
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
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
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
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
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
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
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
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
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

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
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
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
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
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
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
得行之而慊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
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
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
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
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去聲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竒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

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

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竒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躋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竒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

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瀕水窮南越以臨
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音憑
豐隆翹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
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
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
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遂於
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設行
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
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
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
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
見疵於世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
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
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
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
學浮圖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

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地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

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將
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械之贈委財施之會不顧
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迥躅偉長德璉之述作
豈擅重千祀哉庶欲切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
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
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
不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
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枿

與折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辨羣有之夥
則泥而皆存者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
者於吾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
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
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
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
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
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
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士汪汪也
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於遠者是行有之則和

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
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
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
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
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
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
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
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

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
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入
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
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
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
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
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
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
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比人寓退
之視何如也

送元暲師序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暲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暲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暲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先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

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
爲廣菩薩大士之爲雄脩而行之者爲空蕩而無之者爲
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
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
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
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
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
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
文儒事矣又遜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

水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
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
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
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
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
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
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
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
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

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祝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

柳文 卷之二十六 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柳文卷之二十五終

柳文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

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篥音篥箏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音洗俎豆醜音俎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筓扞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

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晝入南學夕

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
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
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
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
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
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位
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
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
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
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切古雅
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

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
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
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
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
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
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
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釐諳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釐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旣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以慶哉爲之記云

蓋屋縣新食堂記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爲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

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爲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

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
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
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
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車出於邦畿之內奉
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
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
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
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

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
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
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
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
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
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
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
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
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
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
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

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
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
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
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
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
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
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
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
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
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
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
里以執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
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
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䟽軍犒饋
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閨閤階序不可與
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克於揖讓下
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
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
泉池于其東隅奧庫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

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
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
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
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
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
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旒咸飾于下鼓以鼓晉金
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
卉裳芻衣胡夷蛋音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銅鼎體節
燔包載炙羽鱗狸互之物沉泛醞益之齊均飫于卒士與

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衆觀于
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
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
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
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
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
刻于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
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

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
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
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剖
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
院弘我舊制高其閭闔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
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
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
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
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遞之役川流環運以
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
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

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朗寧之能政也惟
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
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動
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
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
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
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
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

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拉_{御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蓄相藉物故_音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

山僦功由是轉巨石朴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_音鋪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

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
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
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
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
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
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興歎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
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
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

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
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
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
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
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
竭其餼饋者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恡且誣歟賢
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
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止
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
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柳文卷之二十六終

柳文卷之二十七

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
 涯垣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出者水縈之若块焉
 池之勝於是為取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
 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
 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
 之松柏檣音諸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
 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
 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

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莫不揔統以至
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
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
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
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
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
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
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
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音
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
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音離水水之中曰訾音紫氏之洲
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
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
朔告于諸侯公旣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
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眊移于間音闕壤伐惡木剗奧草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
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
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

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
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
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
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書極其美又益
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
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
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
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
闐闐音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
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
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

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獨
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
櫺節梳之華不斲椽不翦次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
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
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
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
荒服俗參夷徼音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
徑蕭條登探者以爲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
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字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

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馬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溜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

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藜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歛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扶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

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音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執是野眉尤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閏

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
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
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
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
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
沮如污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
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
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
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音服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
不聞磬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
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
藩驅羣畜決䟽沮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
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璽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
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
伐木墜注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
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
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
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
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

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文卷之二十七終

柳文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干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

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音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

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竒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髮童之嚙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

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
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
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
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
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襍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
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戊盟
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其言不經見
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
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
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
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
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蒼若
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
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比垂凡坳窪坻岸之
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
迥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陜室曲有奧趣然
而至焉者徃徃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
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相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
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
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
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
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
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

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
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
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
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
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
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
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
者爲果礙耶今之闕之者爲果闕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
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

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

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佞音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

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

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音繩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術音遂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音院記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捐篤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

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晷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取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

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音錡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錡錢鈇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柳文卷之二十八終

柳文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音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馬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
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
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
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
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
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
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
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
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
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_{與隙}也則施施而行漫
漫_半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
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
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
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
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
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
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
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
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

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潭記

鈞潭在山西其始蓋毋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湯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音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

墜之潭有聲滾音終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嶮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音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

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音營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即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音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栲石楠榎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薺衆草紛紅駭綠菴勃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音由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旣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旣崇而焚旣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闌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音跌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地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闊漻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

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

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
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
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
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
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
以云其山多櫨多楮多質音質多管音管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
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
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
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

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
魚豆彘脩形糝音糝糝音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
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柳文卷之三十

出... 雷... 山... 南... 其... 雨... 變... 具... 首... 水... 壽... 用... 敬...

柳文卷之三十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菟百病所集
瘡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沉
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

柳文卷之三十

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日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欷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
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
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
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
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櫛婦翁者然賴

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
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
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渙
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
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

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和力
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
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
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
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
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
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
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
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
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
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
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
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
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
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
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

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
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
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
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天何事
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
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
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詡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
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
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甚堞記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
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
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
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
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
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
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

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

百官童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以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

柳文 卷之三十 六
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
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
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
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
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大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
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
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竟哉中心之悃懣鬱結具載所獻許京
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
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

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
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
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
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
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
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
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
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
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
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
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

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
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
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
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故有
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
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
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
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
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

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旣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
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
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
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
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
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
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
然若僕者承天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
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
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葭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急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倪結五忽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

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數數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

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
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
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
喙舌啁啾諛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
自然嘒嘒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
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
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
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
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
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

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
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
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
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
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
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
買土一畝爲耕吐朝夕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
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
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
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
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
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
則膝顫音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
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
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痂美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
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

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
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
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
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
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
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
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
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

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
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
州昫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昫僕矣然
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
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
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
宥罪戾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賁外置同正賁柳宗元謹致
書十郎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
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

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
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爲
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
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
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
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
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
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瓊瓊音鎖者復以
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

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音郎然出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終

柳文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

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

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闖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

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

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
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
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
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
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
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
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
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
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為
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况廬而居者

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故立大中者
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
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
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
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
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
吾子贊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酈去比竹茨草之室
而埳巨至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
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僇嗇
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
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

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
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
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
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
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
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
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
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
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菰之自

爲果菰癘痔之自爲癘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
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
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
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
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
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
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
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
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
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
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

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二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

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

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馬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

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

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
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
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
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量
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
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
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
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
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距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

二不宣宗元再拜

焘音灼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
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
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
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
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
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
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
才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
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

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
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
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
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
以誣怪張之以閤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
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
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
若蟻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
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特列官以
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
如來言以汗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
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
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
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
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
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
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
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
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尅好詭

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此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旣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

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

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倉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卷之三十二
書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
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
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
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
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
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
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

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
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
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
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
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摶俱
切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
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
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

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
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毋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
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
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
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
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
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
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
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
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

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
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
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
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
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
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
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
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
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
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悍所
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
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
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
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
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
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

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
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
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乍小色如枯骨或
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
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
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
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
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
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上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

脰音豆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
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
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
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
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
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儻沓貪
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
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
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
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
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

生其所不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荅周君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其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丑石于切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藥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

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苟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
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
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
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
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
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
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
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
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

旣言皆沮然眴眴

洛代切

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

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
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
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糲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
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
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
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音患
音患堅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
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以爲得恒久大利則又安得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
之苦言哉今愚甚呐奴骨切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澆澆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

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

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父存其道客者欲父存其利宗族姻婭欲父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父存其恩臧獲僕妾欲父存其生將率胥吏欲父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父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忭則愚

願椎肥牛擊大豕割

傾畦切

羣羊以為兄餽窮隴西之麥殫

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醢

即醢字

教倉之

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柳文卷之三十二終

柳文卷之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再說車敦勉用和書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爲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竒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則顯然翹然秉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

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竒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敕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

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歸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某頓首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

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

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與吝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

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
字即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
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
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
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
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
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
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
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
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

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
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
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
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
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
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
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
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
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
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崇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

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
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
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
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污雜囂
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
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
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
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
人者所爲若是豈恒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
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
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

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
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
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
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
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
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
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
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
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
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謫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躡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滛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音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竒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

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去聲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

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
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
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
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
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
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
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
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
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
號爲狂踈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
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

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
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
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
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
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
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
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
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
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
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
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

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徃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駛音馱音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

戚耶但當把鋤荷雨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荅貢士沈起書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撲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

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余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于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荅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

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
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
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
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
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
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殍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
脩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
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
埃黔其廬赭音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
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

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
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
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
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
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
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
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徃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
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
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
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文卷之三十三終

柳文卷之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
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
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
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
蓋主上知陽公甚孰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
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
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

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諍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

啗啗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謁音顧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盧達切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汗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

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變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于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

怪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
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啾啾交者早暮嘒
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
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
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
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
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
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

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
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
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
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
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
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
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
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
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
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
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

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

白

荅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乂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天下倍乎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

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况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俴俴於下列咕咕於末位偃仰

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

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取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師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渠記切之其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

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且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覲固竒秀才及見兩文愈益竒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

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父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父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竒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

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駉卒無所爲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

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鬻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去聲吾是以懼絜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求爲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草廬塊守蒙陋坐自

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開其知去聲思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授爲賜甚大俯用計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耘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書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道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

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
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塊積痕
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
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
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
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
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
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
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
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
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
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
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
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
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
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
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聞踈之患乎還答不悉宗
元白

復杜温夫書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

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
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
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
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其論安敢懸斷是且非耶
書拒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
拒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
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
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
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
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
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

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
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
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蠟音鵠卵者吾取焉
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
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
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視端
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克之爾謹克之則
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
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躋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

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祗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墮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